

■明前茶

在青海德令哈,孩子们开学住校后,来自中原大地的采摘大军又出发了。来自陕西、河南、四川的四五十岁的瘦子们,坐火车来到这摇荡湮时人张楚写歌的地方,挣她们一年一度的零花钱。

这些枸杞已经是灌木枝条上生出的第三茬了,有一句老话叫做“茶芽越采越壮,枸杞越采越细”。相对于8月初的头茬枸杞,第三茬枸杞个头小、肉头薄、籽儿多,基本上评不上特级品,做礼盒是没指望了。它们晒干或烘干后,基本上都被川渝地区的居民10斤、20斤地购回家,泡枸杞酒,或者被中医院的药房成包地收购走。

如今,青海日照长,昼夜温差大,生长出的枸杞味道更浓郁的特点被发现,一家加工枸杞原浆的工厂,也会派人来收购第三茬枸杞。不过,收货的女人面相严肃,戴着又大又重的近视眼镜和袖套,捞起一小把枸杞的鲜果,放到太阳底下照一照,若发现瘦子们采摘时用力过猛,将枸杞从枝头扯下来的时候,果子被挤瘪了,那深红原浆从果蒂处漏了一点出来,或者采得粗,还有青色的细小果把儿留在上面,她就一言不发地蹲下,

■陶琦

巴黎奥运会期间,李政道先生去世,我在看各种比赛的时候,总会想起他1957年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,面对媒体时说过的一句话:科学和生活中没有真正的确定性。“不确定性”一词为此长久萦绕在我的心头,挥之不去,尤其是看到一些已经没有了希望的比赛项目,经过选手的努力,逆境取胜。反观一些像是“三个指头捏田螺——手到擒来”的冠军,却在最后关头出现重大失误,功亏一篑。这种不确定性,除了尽展竞技体育的魅力,让人唏嘘感慨,也更为接近人生的客观事实真相,可助人了解自身的认知盲区以及能力极限。

现代社会,随着AI技术不断取得突破、国际风云变化、社会转型,“不确定性”常被人提起,是无处不在的高频词。不少人感到焦虑,担心原有的稳定生活,在充满了随机性和风险压力的时代浪潮裹挟下,会瞬间破裂。其实,不确定性并非当今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。前些年很流行聚会,我的小学同学也聚了一次。

■龚敏迪

有温度的豆腐花

清人汪日楨在《湖雅》中说豆腐:“其最嫩者不能成块,曰豆腐花,也曰豆腐脑。”上海也称豆腐花。清宣统元年(1909),上海出版的《图画时报》里有卖豆腐花图画,配诗曰:“豆腐制自淮南王,又有腐干又有浆。雪白更有豆腐花,嫩绝滴滑堪充肠。卖此之担两头热,千百担中只有一。直堪妙谱入无双,物以相传称独绝。”其实在豆腐花担子木桶中的豆腐花并非不能成块,而是浑然成一块的。豆腐花处于豆浆与豆腐干之间,和植物一样,豆浆是含苞未放,豆干则是豆腐的果实,而最美丽的就是豆腐花了。卖豆腐花用的是一把黄铜平勺,把豆腐花一片一片地盛到碗里,恰如片片洁白的玉兰花瓣。“豆腐花担子一头以木桶置豆腐花,一头以炭火炖酱油,两头皆热,与别种食物担独异”,故云:“千百担中只有一,直堪妙谱入无双。”好东西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,卖豆腐花最关键的特色就是担子两头热的温度,就像人活着就要让人感知他不同于他人的温度一样,没了温度也就失去了生命的很多。

清朝时的上海有很多苏州女子,诗人舒铁云有“苏州女儿嫩如水”之句。沪语有句话叫“吃嫩豆腐”,原本也是挑逗、猥亵女子的意思。最嫩的豆腐也就是豆腐花。其后,“吃嫩豆腐”引申为欺负弱者的意思,比如说:“你吃我(嫩)豆腐啊!”这时是男女都通用的。豆腐本来就是比较神奇的存在。清人郝懿行《证俗文》说:“淮南王弄术成豆腐,豆腐一名黎祁。”陆游《剑南诗稿》说:“新春醴酪滑如珠,旋压梨饼软酥酥。”“拭盘推连展,洗醅煮黎祁。”他自注说:“蜀人以(黎祁)名豆腐。”“黎祁”与“离奇”同音。朱熹咏《次刘秀野蔬食十三诗韵其二 豆腐》:“种豆苗苗稀,力竭心已腐。早知淮王术,安坐获泉布。”于是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”的作者陶渊明就被强行牵扯进去了,清人毛侯园说:“珍味群推郇令庖,黎祁尤似易牙调。谁知解祖陶元亮,为此曾经一折腰。”陶渊明岂会“安坐获泉布”!唐代冯贽《云

把枸杞往大竹筐里轻轻一撂,不用问,这一批果子,她都不要了。

瘦子们互相打气和安慰:“人家要求高,有要求高的道理,果蒂那地方有开口,清洗时脏水容易进去,做绿色食品,肯定是达不到要求的。”

收枸杞的女人听见了,掉转头,回她们一句:“就算不卖给我,枸杞的采摘与运输也要轻手轻脚,你们呀,心里苦闷手脚也重,采收杞偏偏就像我们照顾细娃儿一样,要和颜悦色,要有一股机灵劲儿。今天,你们回住处想想,如何让采摘轻快起来……”

这话让枸杞林中戴着大遮阳帽的女人们都陷入了沉思,她们都是留守妇女,在丈夫出门“寻活路”之后,通常负责留在家乡种地、陪读、照顾生病的老人,忙完地头忙鸡鸭,忙完猪圈忙灶头,若再遇上孩子的叛逆期,对着妈妈回嘴讥讽,女人的火气就会腾地冒上来。在中原大地,一个机灵瘦高的闯祸少年在前头奔,一个手持笤帚疙瘩的母亲在后头边骂边追,全村人只是端着大海碗旁观的场景,经常发生。自觉孤无援的母亲,一天到晚“带气而行”,对顽皮惯了的孩子,对

我发现相隔数十年后,一些原来智力、成绩佼佼者同辈的人,却黯淡平庸,反倒是一些之前并不出众的同学,日后发展得更好。我私下不由感叹,每个人都不是由时代的无形之手揉捏出来的作品,是命运附身其上的展示载体,不同个体间的人生走势,深切诠释了不确定性的内在含义。

这一现象促使我思考,为什么过去人们不害怕不确定性? 那种一眼能望到尽头的平稳人生,反而为许多人所鄙弃,要不走寻常路,离职下海,远赴他乡创业,尽可能地折腾。虽然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,但究其缘由,除了时代性因素,与社会也有关。心理学有一项研究发现,儿童由于对事物应有的期望负担较少,所以大多数儿童的思维比成年人要更灵活,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强。

换言之,儿童的期望值低,遇到问题的时候更善于解读,并且能根据事态的变化及时做出转变。这也是以前很多人敢于拼搏,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内心底

仙杂记》有载:“韦陟厨中,饮食之香错杂,人人其中,多饱饫而归。语曰:‘人欲不饭筋骨舒,肴馔须入郇公厨。’”郇公厨也作郇国厨,毛侯园为了避免平仄的连续三个平声,强改成了郇令庖。有教授居然把“郇令”说成了三国的荀彧,岂不是朱熹之后又在吃众人的嫩豆腐?

上海作家程乃珊有一篇《有尊严的豆腐花》说:“直到50年代后期,上海的街头巷尾还能见到小商小贩的身影。每天三四点钟,正是我们放学后的时光,弄堂里就会响起一阵苍老的吆喝声‘豆腐——花喽——’那尾声拉得特别长……这与海关钟声一样准点的声音,对周边住户太熟悉了,人人纷纷拿着碗出来。”卖豆腐花的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讲究的就是保证豆腐花吃到嘴里一定要热。

程乃珊还说:“上海的豆腐花有甜有咸,但广东豆腐花只有甜味的。”她差不多比我大十岁,到了我上学的时候,豆腐花担子已经不多见了,行走的担子渐渐变成路边固定的小摊,也极少听说有人吃甜的豆腐花了。很多人吃豆腐花都是宁辣不甜,宁咸不淡,宁碎不全的。小摊的好处是豆腐花的温度得到了保障,特别是寒冬黄昏后的风雪中,因为自由散漫上课读书,被“关夜学”了,回家时在昏暗的路灯下驻足,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花,就别说有多受用了! 这个温度,用不着担心它会像成功者把鸡吃完,拿“鸡汤”去把人灌得满嘴烫伤般地上人上当。把豆腐花里一定会放上榨菜末、虾皮、紫菜,浇上辣油一样,拿捏都是恰到好处,恰到好处温度,恰到好处鲜嫩的(黎祁)煮豆腐。恰到好处贴心热辣,极有分寸地完美到令人终生难忘。

味蕾的记忆储备了一辈子衡量的标准,无论是日后去豆腐的发明地八公山下,还是去四川隆昌的灰妹儿(豆腐)产地,或者日本浅草豆花大王,都会情不自禁地要吃一碗豆腐花,就像平时读野书一样超越时空,去与不同的灵魂约会,比照出彼此不同的温度。

啃食了邻家菜园的山羊、对闯祸的看家狗、对不愿从豆荚里蹦跳出来的黄豆,她都有可能即时出手,“噼啪啪啪”一顿捶打。这股子执拗劲儿,也会体现在采收枸杞上,生拉硬扯、用力挤捏,很快就会把一等果采成二等果。

带她们出来的采摘组长听了果浆厂采购员的建议,当晚就与她们商量:该怎么让心静下来,让手脚变轻呢? 咱们来哼唱年轻时常唱的歌吧,我先来给大家起个头。

她从铁架子床的上铺溜下来,拢一拢头发,活络一下腰身,接着,拿起一根筷子,当作歌谣中的马鞭,悠然唱道:“日出嵩山坳/晨钟惊飞鸟/林间小溪水潺潺/坡上青青草/野果香山花俏/狗儿跳羊儿跑/举起鞭儿轻轻摇/小曲满山飘满山飘……”

很快,这住了几十号人的铁皮屋里充满了30多年前的歌声。这歌声,此起彼伏,在德令哈的月光中轻轻地浮漾起来,衬托在那些不再年轻的脸,这些脸上,曾经那么浓密地堆放了寂寞的分量、苦闷的分量、独木难支的分量,而今,在柔軟的歌声中,那些凝重的脸上,有了波

气。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挫折,一开始的期望值低,能从遇到的问题中学会思考、分析和批判性反思,能从不确定性的冲击中受益,更好地应对挑战,于是反而远胜那些一肚子知识信息难以消化的人。而这,与专门研究“不确定性”的思想家、被称为“黑天鹅之父”的塔勒布在著作《反脆弱》里提出的“反脆弱”概念其实就相吻合。

奥地利心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在《这样和世界相处》里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:“把‘自己的妄想’合理转化成强烈的欲望,经常是人们在构建自己的处事风格或人生意义时,误入歧途的一个基本要素。”与之相对应的是前些年我看到一个故事:有一个著名的金融家出差入住一家豪华酒店,设施和服务都是最顶级的,有一天他躺在酒店游泳池旁边的躺椅上用勺子吃西瓜,手一滑,勺子掉在了地上,还没等他起身去捡,早就立在一旁随时关注着状况的酒店服务员已经迎了上来,手上端的盘子有各种型号

光粼粼的幻想,有了欣喜与恬静,有了满足与期待。

第二天的采摘劳作,似乎就有了一种悠长的节奏。瘦子们左手轻轻扯动枸杞长长的枝条,右手擒住那晶莹透亮的果实,手指虚握,往下采摘;接着,手心轻拢鲜果,轻轻收在小竹篮中;装筐时轻轻抖落,留有空隙,让枸杞装载时不会互相挤压;最后,摊平在晒席上,不要经常火急火燎地去翻动,一切都是为了呵护这娇艳的果实,让枸杞晒干后依旧保持红艳的色泽,而不会因为破皮流浆而变得发粘、发黑。

心里的那股焦躁怒气放下后,这个采摘大姐在十天内采下了8000多斤枸杞鲜果,光是被果浆工厂现场收走的就有一半。那位从前一直皱眉头的收货女人,在竹筐里随手抓起半把枸杞迎着光看,只见那艳红的果实形似珍珠,内里的果浆释放出宝石般的光芒,果蒂与果实分离的地方一点都没有扯破,都是比较干脆的。她第一次笑了,道:“干什么活都要心甘情愿,甘愿才会出成绩,姐姐们,你们想一想,是不是这个理儿?”

的干净勺子,可供他挑选。该金融家感叹说,当一个人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下,很容易产生错觉,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在围着自己打转,由此渐渐失去对于事情对错的判断力。

当今科技的便利,悄然改变了无数人的思维模式,许多人的生活是按照所谓的精英逻辑来规划的——定义自己的人生,就是一个向成功不断攀登的过程。同时,由于许多事情只须在方寸屏幕上动动手指头就能办到,又常予人一种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,凡事皆唾手可得的假象,于是也相应放大了转型社会的精神性焦虑。因为不愿意面对压力、面对改变,人们对不确定变得敏感,害怕变化和波动,难以接受不符合自己预期的随机性结果。但不确定性不会跟人们意愿行事,就像奥运赛场上的各种结果,不管喜不喜欢,也只能接受,接下来的生活还得继续。

■余毛毛

两个赶时间的人

一天里,我遇到两个赶时间的人,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,而且,她们均冒犯了我却不自知。

早晨,在面馆吃炒面,面馆里就我一个顾客。面快要炒好的时候,急匆匆进来个女孩,说要份炒面打包带走。老板说把这份炒好了就给她炒,却不料女孩说你把这份给我吧,我急着上班,迟到了要扣钱的。我听了就不高兴了,面馆很小,十来个平方,店堂和厨房都在一起,我这么大一个人坐在桌前,这本来是我的炒面,你却把我当空气,直接跟老板商量,这算怎么回事? 没个先来后到的吗? 没想到老板居然还答应她了,都没征求我的意见,就把我的那份面打包给她带走了,我真是非常不高兴。不过这个女孩我见过,在对面大酒店当服务员。那酒店的管理方式很苛刻,每天都要站在酒店外面开会,听领班训话,开完了还要拍手跺脚喊口号。我一直不赞同酒店的管理方式,也感叹如今的年轻人找份工作不容易,所以我没有作声,没有找女孩的麻烦,也没有找面馆老板的麻烦,也就三五分钟的事,何必斤斤计较呢? 但别人对我的不尊重,还是让我闷闷不乐。

黄昏,我到小理发店刮胡子。刮到一半的时候,一个女孩带着一身香气,高跟鞋踩得像匹奔驰的马一样闯了进来,一进门就大声嚷嚷:“老板娘,快点快点,帮我洗个头,我闺蜜打

■朱辉

老了要会想

看到一篇鸡汤文,内容是劝导老年人要想得开。只要想得开,日子就能过得开心惬意。文中“想得开”的代表人物,是当年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之一的蔡澜。

蔡澜一生红颜知己众多,有过一段稳定的婚姻。他没有子女,是彻底的“丁克一族”。“我无儿无女,一点也不后悔。”面对记者采访,蔡澜不止一次这么说。

如今的蔡澜已经83岁,他变卖房产在全海景酒店安度晚年,一度请了8个人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。“四大才子”中另三位已经先后过世,唯有蔡澜还健在。倪匡曾评价蔡澜,“虽魏晋风流,犹有不及”;金庸称赞他,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”。

“只要想得开就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”,文章传递着这样一个观点。然而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悟出,蔡澜晚年幸福源于早年“赚得多”。换作我卖了所住的“老破小”,去全海景酒店住不了多少天,钱就花光了,马上就能体验到赵本山小品里“钱没了,人还活着”的痛苦。至于请8个人照顾自己,普通老人一个也请不起。

我侄子和侄媳曾是“丁克一族”的向往者,他俩婚后宣布绝不生儿育女。侄子的岳母很着急,但没有硬劝,更没有施压,她领着两小口去了一家平价养老院。

那家养老院是“医养一体”的,里面住的大多是失能老人。由于收费较低,一个护工要照料七八个老人。侄媳的姨妈就住在那里,老人家无儿无

电话催我,我们约了一起吃饭看电影,我下午睡过头了,你快点啊!”她就站在我身边喊,一边喊还一边跺脚。在她眼里,我感觉我就是个可以随随便便对待的东西,而她却是个高贵而骄傲的人。我在这个巷子里的小店刮了近20年的胡子,我也是特意在黄昏人少的时候来的,别人在一边等候,我也很着急,有时候甚至主动催老板娘快点。我和老板娘很熟悉,我去了后都是住椅子上躺,一句话都不用说的,老板娘自会默契地将我收拾清爽,我知道她不会因了这位着急的姑娘而得罪我,因为她手上的剃须刀并没有改变节奏。但我还是冷冷地说:“老板娘,你要是不把我胡子刮干净,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。”我说了后,小店里顿时安静了下来,姑娘也坐到沙发上不吭声了。我这话其实是说给她听的,我是叫她要学会尊重人,养成世界上凡事我为先的性格并不好,小则冲突不断,大则惹来祸端。

我一直谦逊而温和地活在这个世界上,凡事都不争,凡事都不抢,对别人我也抱理解和宽厚之心,但人活在我世上是有尊严的,不能一味地退缩和忍让,世上怯懦的人越多,世上嚣张的人也就越多,而这两种人越多,我们的世界就会失去平衡与和谐。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是个友善的社会,人人互敬互谅、互帮互助,大家都能开心顺利地度过人生。

女,丈夫也去世了。

侄儿的岳母介绍说,其他老人的儿女定期会来探视,护工和院方不敢太大意,万一生了褥疮什么的,那些儿女会找麻烦。姨妈背后没有这种“威慑”护身,护工忙不过来时,她便会首先被忽略,因而生存状况明显差于其他老人……

从养老院回来后,侄儿侄媳就改变了想法。他们知道自己将来大概率会像姨妈,而不是蔡澜。

网络上劝人想得开的文章,可谓车载斗量。前几天看到一篇,劝人年过半百不妨断亲、断朋友,因为这些人“假得很”,全无用处。“试想一下,你重病卧床,这些亲戚、朋友,哪个会给你端屎端尿?”这么一想,与这些人交际似乎很很有道理。然而如果你转念一想,自己会去给亲友端屎端尿吗? 你不去干这些事,凭什么要求人家这么“孝敬”你?

如今相当多的人,都没给自己父母端过屎尿,何谈亲友。亲友本来就不该以“有没有用”来衡量是否该“断”,只要价值观相似,见面彼此还聊得来,“断”它干什么? 大多数人晚年需要合群,能享受孤家寡人之乐,需要有强大的内心世界,只有极少数人发自内心地喜欢孤独。

老了的确要会想,但不应只追求想得开,更要想得透。不要只看别人过得怎么样,要多想想自己什么情况。临近人生终点,已经没有了试错的机会,晚年更得活得明明白白。

祖母说,中午换换口味,去摸几颗螺蛳回来。

我便推开后门走向河边,一根一根拔起几天前扔在河里的烂树枝,枝叶上的螺蛳哗啦啦散落一地。一颗一颗探头探脑,惹人喜爱。除了树枝“吸”螺蛳外,在河边随便翻开一块砖头,螺蛳密集得让你捡不过来。运气好的话,还会在水埠头的小洞里摸到河蟹,当然,也有可能是水蛇。

太阳下山了,园子里还有太阳留下的余温,待到月亮升上来,园子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,枝叶婆娑,分不清哪是花哪是菜。屋里灯光点亮,河里的倒影微微荡漾。只听见蛙鸣虫叫,像是在歌颂月夜下的美景。当晨曦透过云层,鸡叫头遍,祖母打开后门,迈进园子,面对植物,伸胳膊拍腿开始锻炼筋骨。霞光披在她身上,这是一个农民的浪漫时光。

祖母是农民,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。如果用一种植物形容祖母,她更像一株弯腰的稻穗,沉甸甸的,谦卑地面朝大地。

尽管祖母仙逝多年,屋后的园子也早已被联排的房子代替,但它们依然在我记忆里生长:桉树、苦楝树、柚子树,还有,那株弯腰的稻穗。



■金春妙

老家在江南一个水乡泽国的古镇。屋上曾有一片很大很大的园子,总是散发着潮湿湿润的泥土气息。那是祖母的园子,春天草木葳蕤;夏天豆角长垂;秋天茼蒿一畦一畦;冬天稻秆垛上挂满冰凌。

这个园子原是祖母四个儿子屋后的空地。空地蜿蜒曲折,连成一片,规模可观。儿子们把一部分的空地用散砖碎石垒成几个简易的猪圈,一部分空地任由花草肆意。猪圈并不养猪——他们砌好猪圈后,赶上改革开放,都扔下土地去外地做生意了。猪圈变成了储物间,存放锄头、箩筐之类的农作工具。散落在猪圈周围的有桉树、苦楝树、柚子树,这些树像留守在家的孩童一样兀自挺立着、生长着,一直蔓延到河边。

祖母在树与树的间隙空地搭上众多架子,撒下种子。于是,一年四季,屋后总是葱葱茏茏,姹紫嫣红开遍。苦楝树的花一丛一丛,像缤纷的彩霞;天罗瓜的花金黄金黄,朝气蓬勃。蚕豆花似展翅的蝴蝶,木槿花攀缘在篱笆上。喇叭花早晨开花,芙蓉花晚上凋零。我最喜欢的还是柚子花,雪白雪白的,飘散着清冽醒目的味道。现在偶尔闻到柚子花香,心中会涌起“人间清醒”这个词——惭愧自己一生大

屋后的园子

似疯了野狗一样追着你不放。

祖母餐桌上的菜肴大部分来自屋后的园子。

祖母说,早餐吃粉干,去弄几根葱来。我便推开后门,掐来带着露珠的小葱。

祖母说,去给蒿菜浇水。我便推开后门,从河里舀来一瓢瓢水,淋在碧绿的菜叶上。

如果看惯了园子的景致,当然可以穿过茂盛的植物,走到河边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春天一到,河里最先出场的是鸭子,它们在小河里昂首挺胸,忽而拍拍翅膀,忽而嘎嘎引吭高歌,俨然这片水域的霸主。然后夏天来了,那些不肯午睡的孩童总是趁大人不注意,扑通扑通跳下河游个痛快。秋天河里唱主角的是水泥船,他们满载金黄的稻谷前往粮站应征购。冬天的河水寒寒瘦瘦的,似乎懒得瞧人一眼,只顾围着枯叶打转。屋后不仅有鸭,还有大摇大摆的母鸡。那些随意飞上窗台,把一泡鸡屎搁下的母鸡们是挺讨厌的,但念在每天为这个家贡献三两只蛋的份上饶过它。那只被祖母收留的独眼猫总是不屑一顾地从鸡群中走过,只有小狗阿黄忠心耿耿地看家护院。